

九

語燕畢業後，沒能分發到臺北，分發到了草屯，但這完全沒有影響徐沛然請語燕吃飯的承諾，有空時，他總是不辭勞苦從臺北坐火車南下看語燕。經過一個學期的魚雁往返，語燕已經感覺到了徐沛然的情意，語燕不禁有些困惑，以前魏老師和丁忠敏對自己有好感，她都渾然不覺，但是徐沛然對自己的好感，她卻很快就意會到了，只是出於女性的矜持，一開始佯裝不覺。畢業後，他們正式開始約會，徐沛然的風趣幽默吸引著語燕，他的博學多聞更讓語燕喜歡和他在一起，和他一起看電影逛公園吃小館都特別有意思，唯一讓語燕覺得煩惱的是，草屯距離臺北畢竟太遠。

民國 48 年夏天，艾倫颱風過境臺灣，因為暴雨和旺盛西南氣流引起豪雨，8 月 7 日至 9 日連續三日臺灣中南部的降雨量達 800 至 1,200 公釐，特別是 8 月 7 日當天的降雨量已高達 500 至 1,000 公釐，接近其平均全年降雨量。地面積水難以消退，山間洶湧而下的雨水又夾帶了大量的泥沙，導致河川水位高漲決堤，造成空前的大水災，八七水災範圍廣及 13 個縣市，其中以苗栗縣、台中縣、南投縣、彰化縣、雲林縣、嘉義縣及台中市受災最為嚴重，六百多人死亡，近千人失蹤。

語燕分發到草屯教書已經兩年，剛剛安頓好的家，霎時間全毀了。說是家，其實裏邊也沒什麼傢俱，就是一張床，一張桌子，連衣櫃都沒有，不過，她也不覺得不方便，因為統共沒幾件換洗的衣服，不過是這件洗了晾在院子裏，另一件穿在身上，其餘的不是當季的便收在樟木箱裏，那一隻樟木箱還是當年從家裏帶出來的，再有多多的衣物，其實也沒有幾件，門後釘上幾個釘子，便全掛在那了，似乎也不需要衣櫥。但是，水災時泥水漫進了屋裏，床單枕頭被褥都給浸透了，好不容易等水退了，語燕簡直不知道該如何處理。房東叫了小兒子文雄來幫語燕收拾，才念國小六年級的男孩，身量還沒長全，說話仍是稚嫩的童音，但是身手卻很俐落，一會功夫已經將四坪大的小屋內的泥沙全清了出來，文雄也是語燕學校裏的學生，不過語燕沒教過他，語燕教的是低年級，而他初入學時，語燕還沒來到這一所學校。

文雄用水桶提來清水，沖洗著屋內的水泥地，語燕擰了抹布擦拭床架、桌子，和唯一的一張椅子，語燕只有這一張椅子，她捨不得再多買一張，覺得也用不著，平常沒什麼人會來她這屋裏，來的也只有美慧和淑蘭，她們都是語燕學校裏的同事，年紀只比語燕大了兩三歲，但是總像姐姐一樣照顧語燕，尤其是美慧，可能因為只有她是結了婚的，更覺得自己有責任幫助這個從遠處來的年輕女老師。

語燕初到草屯時，完全不會說閩南語，學校推行國語，這原也不是問題，但是，一離了學校，附近的人全說閩南語，語燕簡直沒法和人交流。學校即將開學，語燕先得租個房子安頓下來，但人一見她是個外省仔，沒人願意租房子給她。

二二八事件在那個年代沒人敢提，但是記憶仍新，當地的閩南人認為，租房子給外省仔是可能替自己招來麻煩的。語燕弄不清楚這些曲折的顧忌，民國 36 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，當時她還在山東讀小學，並且完全不知道十二年後她會來到這一座小島，成為一名小學老師。她不明白為什麼沒有人肯租房子給她，她有正當職業啊，她急得不得了，在草屯她不認識任何人，完全沒有落腳處，行李只能放在學校辦公室，她卻不能住在學校辦公室啊。這時候，才剛剛認識語燕的美慧牽起語燕的手，帶她去找房子，美慧是當地人，已經在學校交了

四年書，她會說閩南語，而且幾乎大家都認識她，一口一聲老師的喊著，美慧找著了房東，親自為語燕做保，房東才勉為其難把房子租給她，語燕也才有了落腳處。

兩年下來，雖然語燕還是不會說閩南語，但是有文雄居中翻譯，語燕又重來不拖欠房租，來往的人也單純，房東逐漸放下了心，相信美慧老師說的，沈老師是好人。

房東一家老實善良，心裏也同情語燕孤身在外，便時常主動照顧，好比這一回颱風，房東先生就冒著風雨來看過語燕，保守的房東先生不敢逾越禮教，只在窗外確定語燕沒事，問她害不害怕，要不要去他們家裏，他們家人多。語燕雖然害怕，但不願意麻煩房東一家人，只好自己逞強撐著，水開始退了，房東便叫文雄來幫忙，語燕想起一開始他們連房子都不願意租給她，如今卻這麼照顧她，平日有時還將田裏新採的小白菜或空心菜掛在她的門把上，心裏不禁感動起來，隻身異鄉的孤寂也淡了些許。

語燕曾經問過美慧，為什麼敢幫她作保，畢竟她和語燕也是初識。

「我一見到你，就知道你是好人，我的直覺挺準的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也許這就是緣分吧。」美慧爽朗的說。

水退了，雨卻還沒停。語燕叫文雄先回家，他已經幫她夠多了，剩下的她可以自己收拾。文雄前腳才走，後腳就給她帶來了一個客人，文雄在門外喊：「沈老師，有位先生找你。」

語燕探頭一看，是沛然，她突然鼻頭一酸，咬著牙，才沒有讓眼淚掉下來。沛然終於來了，前兩天風狂雨驟，她多希望沛然陪在自己身邊。

「我沒想到颱風會這麼大，要是想到了，我早就來草屯看你，等風雨大了，路上沒法走了，只能等水退了，路一通，我就連忙從臺北往南趕。」沛然說。

「你看到了，其實也還好，文雄都幫我收拾得差不多了。」語燕矜持了起來，她雖然喜歡時髦的打扮，但內心其實是很傳統的。

文雄走了，沛然看四下無人，他拉起語燕的手，說：「語燕，我們結婚吧。颱風的這兩天我一直在想，為什麼我沒有陪在你身邊，要是你一個人在這裏發生什麼意外，我真是……」

語燕抬起眼瞅著沛然，又低下了頭，雖然看到他這樣著急，心裏是快意的，但又覺得他說的這話有哪里不太得體，犯著忌諱。

「來草屯的這一路我就想，我一見到你，就要你嫁給我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我們都在一起。」

「你在臺北，可我在草屯啊。」語燕說出了實際的顧慮，但她這一說，可給了沛然莫大的鼓勵，意思是說兩地相隔的問題如可解決，她願意嫁給他了。

「不要緊，我辭了工作來草屯，一定可以在這裏再找到工作的。」沛然早已想好，為了和心愛的女人相守，工作再找就是了。

「你來了住哪？我這裏這麼小。」

沛然從語燕剛剛擦乾淨的桌子上抽出一張紙，攤在桌上，隨手拿了一支筆，在紙上畫了起來，他先畫了一幢有著瓦簷的平房，說：「這就是我們將來的家。」接著又在紙的背面畫下了房子的平面圖，三房兩廳，沛然指著平面圖說：「這間稍微寬敞作我們的臥室，這間光線好作書房，還有一間雖然小些，但是將來給孩子用，也夠了。」

就這樣，語燕答應了沛然的求婚，後來沛然常常開玩笑說，自己靠一張手繪的圖，就騙

來了一個老婆，等沛然真有能力買房子，已經是好幾年以後的事了。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組織自己的家庭，沛然和語燕一樣來自大陸，在這座島上過了十年孤苦無依的日子，一場大水，他們透徹地看見了自己的漂泊，於是決定相守，在異地組織起他們自己的家庭，從此在這一座陌生的島上，他們又將擁有家人，再也不是孤身一個，不會在除夕夜眼見別人回家團聚，而潸然淚下，就算只是租來的小屋，只要有人等著你回來，那就是家。

沛然幫著語燕清理好水災後的小屋，便回去臺北打理南下生活的事宜，語燕也隨著沛然一起北上，學校還在放暑假，她想去看看雯荔，雯荔現在在永和教書，和媽媽、哥哥住在一起。

語燕告訴雯荔她和沛然就要結婚了，雯荔高興的不得了，雯荔就是這樣善良，總是從美好的角度去看待任何一個人。

「我原希望等回了家再結婚，不能讓我媽媽親眼看著我出嫁，總是覺得很遺憾，你就好了，媽媽一直在身邊。」語燕說。

「是啊，還要坐花轎，是不是？」雯荔故意調侃語燕。

「我和你說過啊？」語燕問，她小的時候特別喜歡花轎，附近有人結婚，別的孩子是去看新娘，她是去看花轎，花轎的彩繡，垂掛的穗子，她都愛的不得了，當時，她就和媽媽說她想坐花轎，可是大人們都說，只有新娘才可以坐花轎，所以她得再等好些年，等到能嫁人的時候，才可以坐。怎麼知道？她還沒等到長大，就離開了家。

「這看起來回家恐怕不是三年五載能辦到的，去年共產黨才打金門呢，還好沒讓他打下來，不然我們真不知能去哪？你先結婚，到時候帶著小外孫回家不是也很好，就像那首歌唱的，」雯荔說著，就唱了起來：「背起了小娃娃呀，回嘛呀回娘家，娘家嘛遠在山呀嘛山腳下，又養雞呀，又養鴨呀，還把我撫養大呀，撫養到了十七八呀，姑娘就出嫁。」

語燕聽著，心酸了起來，不覺淌下眼淚，嘴上說著：「我家可沒雞也沒鴨。」

「別傷心了，遇到了這樣的年代，將來有一天能帶著外孫回娘家就是幸運的了。」雯荔勸道。

語燕抹去了眼淚，聽雯荔這樣說，似乎是知道了什麼事，她等雯荔往下說。

「王老師瘋了。」雯荔壓低了聲音說，並不是怕家裏人聽到，家裏人都知道這事，而是潛意識裏始終覺得這事是隱晦的，甚至是忌諱談的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你大概不知道，王老師的兒子當初在澎湖給人打死了，那時候張敏之校長已經被抓起來關在臺北，學校讓韓鳳儀接管，他們成立了專案小組，開始抓他們認為不聽話的師生，每天拿著所謂的自首單恐嚇師生，藉口查匪諜進到學生宿舍，翻箱倒櫃，還動手動腳，你也知道那時候匪諜是多大的罪名，一旦沾上那個了，洗都洗不清，大家都是從大陸來的，就是因為家鄉鬧共產黨才出來的，誰沒有認識一個半個共產黨，你的鄰居要做共產黨，你也管不了啊，但是匪諜這個罪名一按，可以槍斃的。王老師的兒子被押到廟裡，聽人說受了電刑，他們把電線纏在他的大拇指上，只要搖一下電話機，電立即到身上去了，他們要他承認自己是匪諜，供出張敏之是他的領導，他不承認，他們就把他倒吊起來打，打死了。」

「天哪。」語燕低呼，她嚇得不知道該說什麼，他們做這樣沒良心的事，竟然還敢在廟

裏做？神明難道不給他們報應嗎？

「王老師傷心欲絕，但是什麼也不敢說，兒子是匪諜，他會沒有嫌疑？這事根本說不清，也沒法找人說道理，你要敢去討公道，只能賠上自己。」

「難道他就什麼也不做？」語燕很難想像，一個父親帶著為的兒子離開了家鄉，不就是為了活命，為了能有個將來，不想兒子卻因此慘死，他怎麼受得了？悔恨非把他逼瘋不可。

「所以人也怪，他當時倒沒瘋，我聽說是去年，金門炮戰打完了，大家略感鬆一口氣的時候，過年前吧，他徹底瘋了。」

「現在呢？」

「給送到療養院去了。」

「雯荔，你想啊，人瘋是一線之間，跨過去就瘋了，不跨就不瘋，還是逐漸逐漸，一步一步的瘋了？」

「一步一步吧。」

「所以王老師不是突然瘋了，他的心智是漸漸失常，也許在他兒子被打死，而他還假裝沒事的繼續上課的時候，他就已經開始瘋了，只是直到這時，他才放棄了偽裝。」語燕說，她想起王老師，看起來斯斯文文的一個人，在餐廳吃飯，語燕總不見他和人說話，眼睛盯著碗裏單調貧乏的菜。

那時候語燕不知道王老師和他兒子的事，大家都晦澀莫深，雖然是同學，也少有人提起當年在澎湖發生的事，語燕當時只是奇怪，這樣難吃的菜也能吸引人的目光？如今回想，失去兒子後，王老師吞咽的每一口菜，每一口飯，都是委屈，都是無望啊，語燕覺得自己又看見了王老師把一本課本夾在腋下走過走廊，安靜的步子，原來如許沉重，終於他再也沒法走下去了。

語燕婚後，很快有了孩子，為了做好一個父親，提供家人穩定安逸的環境，沛然也成了教書匠，夫妻倆一個教小學，一個教中學，他們戲稱兩個人加在一起就是當時正在推行的九年義務教育政策。課餘時，沛然依然鍾情於寫作，臺北的作家們南下，經常聚在沛然小小的客廳裏，原本不會做菜的語燕，硬是被打鴨子上架，和鄰居學著做了幾道菜，在物資並不富裕的年代，也算是勉強可以拿得出手，不外乎是五花肉燒油豆腐、蒜泥蒸茄子一類的家常菜。逐漸的，語燕又跟人學會了和麵，包餃子、烙油餅、荷葉餅，餃子葷的素的，總能變幻出七八種餡料，荷葉餅烙好，卷著合菜帶帽、炒豆芽、四季豆炒肉絲、水煮雞蛋拌大蒜，就成了道地北方風味，雖然談不上精緻，卻很能撫慰思鄉之情。

老大三歲的時候，語燕又懷了老二，一天她去醫院產檢，結束後她想著去銀行開一個帳戶，一方面是想該為孩子存點錢；另一方面，在此之前，他們夫妻根本沒有餘錢可供儲蓄，沒有寅吃卯糧就算是懂得盤算計較的了，連結婚時添了一張床一隻衣櫃，都是和同事借了錢才買下的，婚後頭一年省吃儉用還了借的錢，第二年有了孩子，每個月都僅夠開銷。自從知道懷了老二，沛然又兼了四堂課，兩人計算著將這一點錢存起來，好備不時之需。

銀行的人不多，語燕拿出證件在櫃檯辦理開戶的手續，櫃檯後的行員蓋章時，她一下在看見了一個熟悉的名字：王月霞。語燕忍不住打量眼前的女人，和自己年齡相仿，戴著一副眼鏡，身材嬌小，就是她吧，就是語燕知道的那個王月霞吧。

王在臺灣是大姓，月霞這個名字也談不上特別，但她直覺這就是她知道的王月霞。語燕默默注視著她，王月霞胖了一些，應該也有孩子了，果然，這時來了一個年紀稍長的女人，遞了一包東西給王月霞，說是故事書，想來王月霞的孩子比語燕的略大一些，已經能讀故事書了。語燕躊躇著，如果她主動和王月霞提起端午節那一枚寫了祝福的水煮蛋，她未必記得了，而語燕卻念念不忘，是不是反而惹人生疑？

猶豫間，開戶的手續已經辦好了，王月霞將存摺遞給她，語燕吶吶地說：謝謝，就轉身走了。她終於還是沒有多說什麼，後面有人正排隊，原本銀行人不多時，她沒有開口，這一會倒有人等著辦事，更不適合說了。

語燕在銀行門口不遠處等回家的公車，心裏一徑在想，就算她主動問她是不是彰化女中的王月霞？讀高中時是不是送過員林實中的學生一枚寫了祝福的彩蛋？語燕確定了真的就是她，然後呢？和她說聲謝謝？還是請她吃個飯，聊表一點謝意，當年她曾經給予異鄉遊子的一點祝福心意。

語燕並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？為什麼她一直記得這件事？語燕懷疑整個員林實中可能只有她記住了蛋上的簽名，別人只是吃掉了蛋，蛋殼一扔，就整個仍在腦後了。不過是一枚蛋，她卻記了十幾年，她並且知道自己還會一直記下去，她曾經羨慕王月霞，因為她是那個可以付出，可以與人分享的人；因為她是那個在這裏有家，不需要和家人分離的人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她的念念不忘，耿耿於懷，恐怕還是會讓人不解與起疑啊。

下午，語燕在廚房洗菜揀菜，今天是五月四日，沛然去臺北了，他們婚後，每一年的五月四日沛然總是會去臺北參加文藝協會的大會，吃過午飯，坐火車回台中，到家大概要七點了。

語燕準備著晚餐，心裏想，要不是沛然今天不在家，她大概一回家就迫不及待的告訴沛然剛才在銀行間到王月霞的事。這一會，她回到家已經半天了，倒慶幸起沛然不在家，她沒有機會和他說，現下想想，原也沒什麼好說的，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心裏是怎麼想的？

七點多，語燕正掛念著菜要涼了，雖然五月的台中已經進入初夏，但是語燕等人時性子急，不到七點就做好了菜，眼看著擺在桌上都超過半小時了，語燕伸手摸了摸盤子，還有些余溫，她思度著，如果沛然再不回來，是不是該把菜熱一下？

門外有掏鑰匙的聲音，沛然回來了。

見桌子上的菜，沛然說：「還是家裏好，我吃不慣外面的菜，總覺得吃不飽。」他在飯桌前坐下，桌上有語燕泡好的茶，沛然最喜歡喝臺北衡陽路全祥茶莊的香片，茶葉罐子裏只剩一點，但語燕想，今天沛然從臺北回來應該會買上半斤香片，沛然喝了一大口熱茶，這才覺得舒服了些。沛然的脾胃特別戀家，照道理開完文藝界大會，和老朋友一起吃中山堂對面的山西館，也是家鄉味啊，他卻還是喜歡家裏的家常口味，連茶也喝著滋味不同，就是覺著舒坦。

沛然說：「你吃了沒？」

「等你一起吃啊。」

「我回來的晚，不是叫你別等我，你和兒子一起先吃嗎？」沛然心疼老婆，怕語燕餓著肚子等他。

「我張羅完兒子晚飯，想不如等你一起吃。湯有點涼了，我去熱熱。」

「不急，我有樣東西給你。」沛然說著，從口袋裏掏出一枚粉紅色的小盒子，裏面是一枚戒指，K金的戒臺上鑲著一枚玫瑰紅透明的寶石，究竟是什麼寶石，沛然聽完銀樓老闆介紹也忘了，他們的結婚周年紀念日是5月5日，所以每一年沛然參加完五四文藝大會，就會在衡陽路的銀樓為語燕挑一件首飾作為禮物，反正平日的稿費總有哪個報社的編輯朋友懶怠寄，想著文藝節大會見著沛然親手交給他就是，所以正好給語燕買禮物。

語燕打開看了，她正喜歡這顏色，特別喜慶，她戴在手上，將手伸直了，細細打量著，又湊近眼前看寶石的光澤。

「媽媽，那是什麼？」兒子也好奇地湊了上來。

「那是戒指。」沛然邊吃邊說，他早就餓了。

「戒指？我也要戒指。」兒子稚嫩的聲音嚷著，似乎覺得自己委屈了。

「戒指是女人戴的，我們是男人，大老爺們，不戴那個。」

兒子有些發愣，明明想要，但又知道自己不是女孩，一時不知如何收場。

「等你長大了，娶了太太，也要買給你太太。」語燕輕輕揉了揉兒子的頭，兒子又笑了，覺著自己沒有被排除在外，只要等到他長大，雖然他還不明白什麼是太太，但聽大人說，似乎長大了就會有。

沛然大口大口吃著饅頭，語燕收好戒指，端起桌上的海帶黃豆芽湯進廚房熱，瓦斯爐一開，小小的廚房馬上升溫，一會湯就熱滾了。

六十燭光暈黃的燈泡下，語燕想，這就是家吧。自己的孩子在這裏出生，將來台中就是他的故鄉，他沒有煙臺沒有青島的記憶，而是台中這一個溫暖的小城，她想，他會考上臺中一中，穿著卡其布制服，帶著大盤帽去上學。他會在這裏長大，她輕輕撫摸著肚子，還有肚子裏的這個孩子。

她突然明白，這麼多年自己為什麼一直記著王月霞，是因為她擁有語燕想要卻沒有的，如今，她也有了。

經過歲月的澆灌墾犁，異鄉漸漸變成了故鄉，語燕依然想家，第一個孩子出生前，她尤其想媽媽想得厲害。但是，如今她也是媽媽了，哺育著自己的孩子，而她孩子的家鄉，也將成為她的家鄉。